

“天才常由父親造就”，這句話也許有失偏頗，但總體而言，父母的心理差異和各自不同的育兒特點，對孩子是有一定的影響的。父親明白自己的職責，對孩子很有好處。

扮好角色
父親比母親更理解孩子，對孩子的培養目標更明確、更實際，要求更嚴格，方法更有針對性，更有利於孩子的發展。有研究顯示：父親對寶貴的數理邏輯能力發展具有較大的影響。與父親密切相處的寶貴，數學成績佳，相比之下，與母親常在一起的寶貴，其優勢主要體現在對新事物的興趣上，更擅長和人交往。

事實上，父愛對寶貴的影響遠不止於智力，還涉及體格、情感、性格等方面。父親對孩子的愛、關心、照顧、情緒的感染，以至父親的一舉一動，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自己的孩子，對孩子的成長有着獨特的作用。大量的研究資料顯示，與父親接觸少的寶貴，體重、身高、動作等方面的發育速度都會落後些，並普遍存在焦慮、多動、有依賴性等表現，被專家稱為“缺乏父愛綜合徵”。

因此，父親再忙，也要抽出時間多與孩子接觸。從嬰兒早期，父親就應該多抱抱、逗逗、喂喂孩子，滿足孩子情感的需求，為孩子的體能、智力、社會性的發展創造條件。“天才常由父親造就”，這句話也許有失偏頗，但

總體而言，父母的心理差異和各自不同的育兒特點，對孩子是有一定的影響的。父親明白自己的職責，對孩子很有好處。

父愛多少決定寶貴的聰明度

有研究顯示，父親陪在孩子們身邊的時間長短可以影響他們在數學方面的能力。

父親對育兒的參與程度越高，孩子就越聰明，適應力更強，在父親精心照顧下成長的孩子，性格更加寬容，更富有責任感。

父愛多少決定孩子的聰明度？

早教專家們認為，父母在行為方式上的差異可以互補，孩子在得到鼓勵、推動的同時，也不乏耐心的呵護，這樣才能既發揮孩子的潛力，又不致傷害孩子的心靈。

而且，父親的某些作用甚至是母親無法替



代的。而那些長期缺少父親陪伴的孩子們，在同情心、推理和大腦發育方面都不如那些父親經常陪在身邊的孩子。在缺少父愛的孩子更易有攻擊性，在學校里不受歡迎，更不願意為自己的不良行為承擔責任。

父親家教方法：
方法一：多陪孩子、對孩子笑、理解孩子

年幼的孩子認為“只要爸爸天天和我在一起，給我吃好吃的，陪我玩，就是好爸爸”；大一點的孩子需要爸爸“抱

會理解孩子。

方法二：大聲對孩子說：“孩子，爸爸愛你。”

真正愛孩子，就要學會向孩子表達，大聲地對孩子說：“孩子，爸爸愛你。”會使孩子感動不已。雖然說愛的表達方式有很多種，但是最真切的，最簡單的莫過於對孩子的一個擁抱，一個親吻，一句“我愛你”。這適用於所有的孩子。

方法三：經常對孩子表示關切

天冷了，問問孩子冷不冷，督促孩子添衣服；天熱了，讓孩子注意防暑，別熱着了；白天孩子去上學的時候，讓孩子注意安全；傍晚孩子放學回來，讓孩子講講學校里有趣的事。這些細微的關照都會溫暖孩子的內心，讓孩子從瑣事中體會到父愛。

方法四：多與孩子進行情感溝通

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，父親應該多與孩子進行情感溝通，對孩子進行情感培養，讓孩子提高情感體驗能力。同時家長還要善於捕捉孩子情緒的變化，並抓住時機與孩子進行語言和心靈的溝通。

有時候，情感溝通並不需要靠語言，一個關愛的眼光，一個溫暖的行為，都能讓孩子感受到父愛。比如孩子心情不好，父親輕輕撫摸孩子的肩膀，把孩子攬到懷裡，孩子的煩惱就可能消除。因為父親的行為讓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，父親是支持自己的。

有些話，無論如何，就是改不了，免不了要那樣說，有人隨俗，稱之為口頭禪；有人尚古，稱之為發語詞。有人說無傷大雅，忽略即可。有人說這些都是轉接語，不拘泥於字面之義而產生誤會就好，何須望文生事？也有人直斥其為無意義的廢話——既然沒意義，幹嗎一定要分析出內涵來呢？

它們無意義嗎？還是體現了某些被吾人集體或個別隱藏起來的情感與思維？善於聽人說話的人會注意這樣的問題，讓我們聽得更傳神。比如有人說：“你懂我意思？”這句話根本就是夾帶着“我看你是沒太懂我的意思”的意思。

說的人也未必真那麼想，也未必真那麼沒禮貌，但是出口如連珠，往往每三句話就夾一句“你懂我意思？”就顯得特別明顯了。聽見這樣的話，我通常立刻回答“不懂”。對方也怪，經常根本不在乎我懂或不懂，只是繼續說下去。所以這種“你懂我意思？”往往蘊含着“我不太確定我說了些什么，拜託你！請你說‘懂’，好讓我能繼續說下去”的意思。

有了點兒資歷的外務員、推銷員、直銷會員、保險公司營業員經常說這樣的話。此話看似對自己所言信心滿滿，然而卻正是對深刻缺乏信心的掩飾。正如我原先寫文章說過的，常不自覺地把“其實”挂在嘴邊的人多半有幾個特質：一是不相信聽者會立刻同意他的看法；

二是不認為聽者懂得他所說的内容；三是自己對所說的話的確鑿、真實與否並無實際的把握，必須用這個發語詞來強調，以說服聽者或者自己。甚至——第四——他明明是在說假話。

如果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就只

迷在口頭上的廢話

作者：張大春



有那么兩個三兩個魔咒，我覺得常民文化真是單調得可以了！

“基本上”現在已經為許多人自覺克制，而改用“大體上”“大致上”“原則上”，不論怎么用，“上”字是跑不掉啦！套句紀曉嵐跟太監說過的話：下面就沒有有了。

小說家阿城極擅談吐，也不免有口頭禪，他的習慣用語亦非獨有，而是很多北京人都會說的一句：“完了呢——”

“相當于吾人的‘然後’。聽人說一件

事兒，有時間性，前一時到後一時之間，我們似乎總用“然後”帶過。我兒子年幼時的“然後”說得很浮濫，如：“我想吃草莓吐司，然後呢，也可以吃藍莓吐司。”你千萬不要給他兩種吐司，他的意思是草莓或藍莓吐司都可以的。阿城不說“然後”，他說“完了呢”，即使沒有時序性的敘述也免不了。如：“當年洋人那些個銀子都是打墨西哥煉的，完了呢，中國的瓷器就換了墨西哥的銀子。”

“說老實話”“說句老實話”也是一絕。當年有一煙友，開口就是“說句老實話”，我於是悄悄替他算了起來，一根煙，21句“老實話”，不可謂不是老實人了。這句話的確可以有反面的指涉，意思是：“我經常動些不老實的念頭，但是我不會說出來；因為要在腦子裡過過過過過，所以說的時候，我把那些個不老實的玩意兒都留着不說了，單說這老實的。”

我上小學的時候，有一段時間常說“結果後來”，說得很快，聽着像是“就來”。

有一天我家老爺子聽不下去了，跟我說：“你舅舅今天不會來。”我當然聽不懂，老爺子很耐心地問我：“你整天說的‘就來’‘舅來’，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“很簡單哪，就是‘結果後來’呀！”老爺子接着說了一段話，讓我至今難忘：“結果是結果，後來是後來；‘後來’還不算‘結果’呢，有了‘結果’，還有‘後來’嗎？”從那一天、那一刻起，我硬是“戒”掉了“結果後來”這句台詞。

戒掉廢話，就是把想說的内容想清楚的開始。

有一次，我去天津一個醫生家看古董。他家的東西都是真的，但都有毛病，不值錢。聊了一會兒，我就說：“你們家是不是還有點好的啊？”這男的就看了他老婆一眼，這明擺着他家有樣東西，得他老婆同意才能拿出來。他老婆站在門框那兒態度特曖昧。我就說：“你看我都這麼老遠來了，弄點好東西給我看看。”這兩人就羞羞答答、半推半就地把那壁櫃打開了。壁櫃裡塞得滿滿的，都是被子褥子衣服，往外掏，一會兒就堆得跟小山一樣。最後拿出一個盒子，一打開，我想，讓我逮着了。



這東西當時特值錢，是搖鈴尊，釉里紅，康熙年間的，當時國際市場上賣100多萬港元——那是上世紀90年代。我就沒敢看，給關上了，我說：“這個您能讓嗎？”男的說這個可貴，女的就說不能讓。他倆的戲演得甯提多好了，沒給我一點不真實的感覺。我問多少錢，他們說那得多點，16萬元。我一聽大喜，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，就試探着還了一個價，我說能不能8萬元。然後那人說了有致命破綻的一句話：“那您帶錢了嗎？”我立馬警覺了。我說沒帶錢，下星期就過來。我還不死心，一個星期後帶着8萬元又去了。在他家，我把那搖鈴尊拿到陽臺上去看，那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仿品。

所有被騙的人都會說，我當時腦子就不轉了，被噴上迷魂煙了。其實什麼都沒有，不是腦子不轉了，當時腦子轉得快，是在想怎麼賺錢。所有的騙子都在一個地方下工夫，就是怎麼能讓你貪上。

藏住心的買賣

作者：馬未都

如果把大陸自改革開放留學海外的華人算作第一代移民的話，那麼，象徐先生他們這些早年移民定居在海外的華僑，應該算是第幾代呢？第零代？

或許，徐先生真是老了。他總是絮絮叨叨地重複着那同一句話，“嗨，你想象不出來的，現在比我們剛來美國時，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啊！”說得也是，斗轉星移，都過了快半個世紀了，還有什麼不曾改變的嗎？

四九年，才二十幾歲的他隨國民黨撤退到了台灣。那時還年輕，以為靠自己的雙手，到哪不能撐起一片天。可他錯了，海那邊的日子過得並不舒坦。外省人的尷尬，外鄉人的愁悶，象飄散在午夜里的霧霾，時刻纏繞着他這個異鄉客。一個沒有金條細軟可變賣，沒有權貴富賈可仰仗，孤零零的台灣大兵，他又如何？只剩下望洋興嘆，他買不到回程的船票。

終於下了決心，他和幾個朋友商量好了，到太平洋那一邊，據說那兒的光景好混，是個講究平等自由的地方。徐先生沒太多奢望，他只想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。

“初來美國，你感到最不適的是什麼呢？”我以為徐先生會說語言不通很彆扭，或說吃不上地道的中國菜不爽快，哪想到他冥思一陣，竟然脫口說出，“你知道嗎，那時最難的是找個中國姑娘做太太。”

我聽了，忍不住想笑。“是真的，到處都不見個中國人，更別說中國女人了。”

徐先生認真地說，他是怕我不信。我有什么理由不信呢？胖胖的徐太太給徐先生生養了四個兒女，她看上去象是墨西哥女人，但她告訴我，她母親是法國人。言外之意，她自己也有着半邊法國血統。說這番話時，她臉上流露出一種榮耀，大概連她自己都沒有覺察到。這也是她同徐先生講話時，聲調總是高幾個分貝。潛意識真是個要命的東西，它會使人于不經意間流露出

隱秘的心經。

平日里，徐先生和太太很少交談。偶爾談點事情，多半都是關於他們共同的孩子——孩子，連家庭瑣事談得都不多。沒有交流的婚姻該是怎樣一種滋味？就如同不合腳的鞋只有自己知道一樣吧。

徐先生愛說話，他並不缺乏談話夥伴。但只有跟大女兒談話，最令他開心。他的帶着濃重雲貴口音的英語，絲毫不影響他和女兒的交流。父女倆時而開懷大笑，時而輕言細語，這時的老徐便很有一些成就感了。他把初來美國時那些艱苦奮鬥史，在中餐館打工，



一位海零代老華僑的心路歷程

怡然

稍有積蓄，就馬上折騰着開自己的餐館，等等等等，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大女兒是他的驕傲。混血使她兼具東西方女人的美好特質，既輕盈嫵媚，又精明幹練。家境窮困，她沒法得到父親的資助，上大學的費用全是靠自己贏得的獎學金，還有課餘打工掙來的。典型的美國式自我奮鬥。最讓徐老先生引以為榮的，還是他女兒的婚戀。他逢人便說，看人家那白人小伙子多么有修養，多么懂規矩，多么多么。。。直到這會兒，徐先生才忽然發覺，自己知道的英文單詞太少，竟使語言表達變得如此貧乏。

兩個兒子雖然不如女兒那麼讓他順心，可也不賴。他們高中畢業就參軍去了，徐先生沒那麼大能量供養他們繼續讀書，當兵算是不錯的選擇。他對孩子的要求並不高，只要能自食其力就好。

二兒子參加過海灣戰爭，還立功受獎，歸來後被選送到軍校深造。他們都比我強，徐老先生這麼說時，便拿眼看着挂在他書桌上的青天白日旗，他一定是又回想起自己曾經的軍旅生涯。

“你能想象得到嗎？那時是沒有超市的，Giant是後來才起來的。菜攤子就擺放在馬路兩邊”

徐先生開始回憶過去，總是以“那時”起頭，他說的這是六十年代的事兒。“那時咱華人是不能隨心所欲地買房子的，有很多很多限制呵。那時……”他能夠一連串說出很多“那時”，末了，總忘不了這一句，“現在比那時，可真是好太多了！”大概這樣一番憶苦，會使他果真感悟到今天的甜頭來。這也是實情，如果沒有廢除種族隔離，徐先生也不可能買下好幾間投資房，那他老來的日子或許也沒這麼舒坦了。

還有另一種對比，也曾讓徐老先生感慨無限。大陸剛剛對外開放，他就歸心似箭地趕回老

家貴州，去看望那裡的父老鄉親。這一別就是三十載啊！“闊別三十多年，您對家鄉的最初印象怎麼樣？”徐先生長嘆一聲，“窮，那里太窮了。記得我姨媽一家吃飯都還是問題。唉，現在他們也在一天天變好。”

“我都不敢去想，若是當初沒去台灣，沒來美國，而是留在了家鄉，我這一生會是個什麼樣子？”

徐老先生常常如此感慨。是啊，這的確是個很難想象的問題。偶然是人生最難得的東西，無數個生活中的偶然鑄成了我們生命里程的必然。那麼，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坦然地接受這個必然呢？

徐先生家對面矗立着一座教堂，深紅色的磚牆，潔白的塔尖，極其普通的一個社區教堂。每天清晨，塔樓裡都會傳來清徹的鐘聲，好象在提醒着住在這裡的人們，新的一天開始了。每到周末，很多人涌進教堂，他們是來做禮拜的。誦經的聲音低低渾厚，穿越塔尖，在遼遠的天空回蕩。

每當這時，我都感到一種微得的孤獨，覺得自己象一只離群索居的孤雁。再看徐先生，坐在自家門前的陽臺上，聽那鐘聲樂聲人聲。這會兒，他彷彿完全沉醉在另一個世界中了。問他，“為什麼不去教堂？”

他說，“信，是在心里的。心踏實安穩了，信與不信就不再重要了。”

我愕然，為徐老先生的悟性。他雖然文化不高，也講不出許多大道理。他的快樂是簡單而樸實的。與自己的無數個“那時”比，他覺得生活在步步升高，這是他內心快樂的基石。想到家鄉親人的生活境況，他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很幸福了。

教堂里響起了雄渾的音樂，有種穿透心脾的力量。我忽然覺得，人信點什麼多好，信仰是心靈中一片流動的疆土，她會給漂泊的人一種精神的撫慰。這片疆土雖然不可觸及，但卻是不可摧毀的，因為它就築在人的心裡。